

关于“十三五”上海经济增长的预测分析

汪曾涛¹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200032)

【摘要】：“十三五”是上海深化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高速增长期。本文一方面从目标要求角度测算经济增长的需求，得出“十三五”上海 7%左右的平均增速能够满足 GDP 和收入双倍增要求；另一方面，从经济动力支撑角度测算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出“十三五”上海经济增长潜力为 7.2%左右。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十三五”时期外部环境可能对上海经济增长潜力动力的充分释放产生影响，并作出了相应情景分析。本文建议上海“十三五”可将经济增长的预期/导向目标设定为 7%。

【关键词】：十三五 上海 经济增长 预测

“十三五”是上海深化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历经浦东开发开放以来的高速稳定增长（1992-2007 年平均增速 12.7%）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中高速波动增长（2008-2013 年平均增速 8.6%），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和动力格局转换期。综合内在动力支撑和“倍增”等目标要求，“十三五”上海经济增长平均增速可望达到 7%左右，但需关注外部环境影响及内在动力释放不足的风险。预测分析如下：

一、从目标要求分析“十三五”经济增长

（一）GDP 倍增的目标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2020 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 2010 年翻一番。2013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力争在 2020 年前实现全市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根据这一目标要求倒算，“十三五”上海 GDP 年均增速需达 6.8%，并于 2017 年实现人均 GDP2 万美元的跨越（表 1）。

表 1 上海经济增长预测（按倍增要求倒算）

年份	增速 (%)	GDP2010 价格 (亿元)	GDP 现价 (亿元)	人均 GDP (元)	人均 GDP(美元)	人口 (万人)
2010	10.3	17166.0	17165.98	76074	11238	2256
2011	8.2	18573.6	19195.69	82560	12784	2325

¹本文获第五届上海市发展改革经济学论坛三等奖。

作者简介：汪曾涛（1980-）：男，湖北宜昌人，财政学博士，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2012	7.5	19966.6	21019.28	88876	13524	2365
2013	7.7	21504.0	22911.02	95264	14770	2415
2014	7.3	23073.8	23611.12	96467	16078	2448
2015	7.2	24735.1	25783.34	103965	17328	2480
2016	7.1	26491.3	28129.62	111892	18649	2514
2017	7.0	28345.7	30661.29	120335	20056	2548
2018	6.8	30273.2	33359.48	129200	21533	2582
2019	6.6	32271.3	36228.40	138488	23081	2616
2020	6.4	34336.6	39271.58	148195	24699	2650

注：（1）2014-2020 为预测数据。（2）常住人口“十二五”期末按 2480 的调控目标，“十三五”期末按国务院批复的上海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提出的 2020 年 2650 的目标。（3）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按 6:1 计算。（4）假设 2014-2020 存在温和通胀，通胀率为 2%。

（二）收入倍增的目标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 年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2011-2013 年上海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为 7.6%，农村居民为 8.1%，按倍增要求倒算 2014-2020 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增速需达 7.0%，农村居民需达 6.8%，“十三五”期间要求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

根据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性分析，从国际经验看，在人均 GDP3 万美元之前，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较高的相关性，经济增长是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在人均 GDP1 万-2 万美元阶段，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普遍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表 2）。“十三五”期间，上海处于人均 GDP 从 1 万到 2 万美元跨越的阶段，经济增长达到 7%对于实现收入倍增目标要求更为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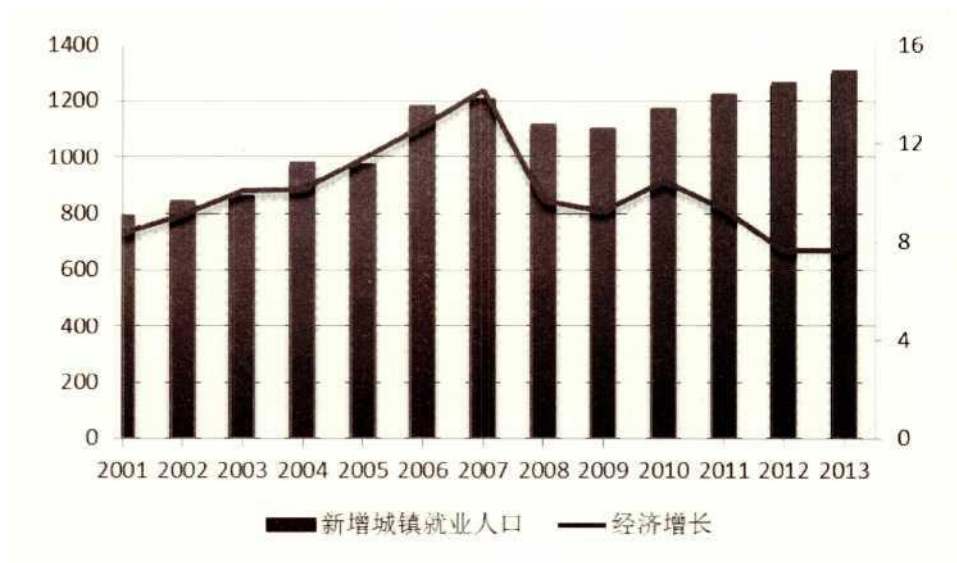
（三）稳定就业的目标要求

经济增长是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基础，充分就业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与 GDP 总量规模、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关。从 GDP 总量规模看，随着总量规模的扩张，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形成的经济总量的增量和就业的增量大幅提高。如表 3 所示，单位 GDP 增长对应的城镇就业增量，从 2001 年的 95.1 万人，大幅提高到 2013 年的 170.1 万人。从产业结构看，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相对制造业较强，随着产业结构向服务经济升级，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将增强单位 GDP 吸纳就业人数的能力。

我国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2013 年已经超过制造业达到了 46.1%，单位服务业 GDP 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明显高于制造业（超过

20%)。“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占比还将进一步提升（世界银行预计 2020 年将超过 50%）。从人口结构看，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双双下滑，将造成劳动力供给下降。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15-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1 年达到 9.4 亿人最高值后开始下行，2013 年已降至 9.35 亿人。据中国社科院（2013）相关估算，2020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降至 9.1 亿人。另一方面，劳动参与率呈下行趋势。2002 年以来中国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从 2002 年的 75.6%降至 2012 年的 69.7%。

2012 年，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劳动参与率分别为 63%、59%、60%和 61%，中国也可能会追随发达国家的步伐，劳动参与率逐步向 60%靠近（图 2）。综上所述，稳定就业目标与经济增速的关联紧密性趋于下降（从近几年趋势来看，就业与增长正在脱钩（图 1），GDP 增速与就业指标出现了背离）。预计“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保证充分就业的 7.2%的经济增长底线或将有所降低（上海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更高，7%左右的经济增速应该可以实现稳定就业的目标）。



数据来源：各年度中国统计公报

图 1 中国经济增长及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二、从内在动力分析“十三五”经济增长

“十三五”时期上海将进一步实现增速换挡和动力转换。分析 2000 年以来上海经济增长动力格局演变，以及“十三五”期间存在的相关动力变化因素，得出“十三五”上海经济增长潜力为 7.2%左右(表 4)。

表 2 “十五”以来上海经济增长动力格局转换情况

			十五 2001-2005	十一五 2006-2010	十二五 2011-2015	十三五 2016-2020
GDP 平均增速			11.9	11.2	7.6	预计 7.2 左右
供给	二产	增速	13.1	10.2	5.1	保持稳定

侧动力	比重	47.1	43.3	37.9	继续下降
	贡献率	47.2	39.7	26.2	继续下降
	增速	11.2	12.3	9.3	保持高速
	比重	51.7	55.9	61.5	继续上升
	贡献率	57.0	60.3	73.6	继续上升
需求侧动力	消费率	48.0	51.3	58.1	继续上升
	投资率	45.6	44.8	38.4	继续下降
	年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2817	4761	5323	保持稳定
	社零增速	9.8	15.3	9.7	稳定上升
	进出口总额平均增速	27.8	14.6	6.2	小幅上升
关键因素变化		二三产共同拉动；消费投资共同拉动，出口贡献大	二三产共同拉动，三产继续强化；消费成为第一动力，投资为重要支撑，出口贡献较大	三产成为第一动力，工业结构调整加快；消费第一动力强化，投资出口增速下滑明显	三产第一动力继续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消费第一动力继续强化，投资适度增长，出口缓慢增加

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年鉴

(一) 供给侧动力分析

“十五”时期，供给侧呈现二三产共同拉动的格局，二产增速为 13.1%，快于三产 12.2% 的平均增速，但三产比重和贡献率都超过二产。“十一五”时期，供给侧同样呈现二三产共同拉动的格局。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占 GDP 的比重从 2006 年的 52.1% 提高到 57.3%，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 60.3%。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虽然在持续下降，但仍然保持了 10.2% 的较高增速（略低于第二产业 12.3% 的增速），发挥了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十二五”时期，第二产业的增长动能下降，平均增速降为 5.3%，与第三产业 9.1% 的平均增速相比差距较大，占 GDP 的比重和贡献率也在继续下滑。

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占 GDP 比重接近 65%，经济增长平均贡献超过 70%。“十三五”时期，服务业继续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第二产业中，主要负的影响来自于传统产业调整和落后产能淘汰（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负面清单的出台，这一调整步伐可能会加快），主要正的影响来自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如智能制造、绿色能源、数字服务等（近两年增长

较为迅速), 预计“十三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强于“十二五”时期。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下, 第二产业增速预计同“十二五”相当。由于“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支撑主要来自服务业, 未来应重点引导发展与“四个中心”相关的功能性服务业、改革释放出来的服务领域和“四新”经济。

(二) 需求侧动力分析

“十五”时期, 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 消费贡献率约为 50%, 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 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近 30%。“十一五”时期,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GDP 占比超过 50%, 贡献率超过 60%; 出口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全市进出口总额增速达到了 14.6%; 同时, 世博会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和消费, 投资贡献率超过了 40%, 社零总额超过 15.3%。“十二五”时期, 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分别提升至 60%和 73.4%, 但投资和出口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投资和进出口总额增速分别由“十一五”的 10.0%和 14.6%降为“十二五”的 4.2%和 3.7%), 导致需求侧动力下降, 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十三五”时期, 消费将继续发挥第一驱动力的作用, 其地位将进一步增强; 投资仍将保持适度规模和增长, 但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将进一步减弱, 贡献率继续下降, 未来投资的重点是结构调整和优化; 同时, 由于世界经济整体好转, 出口将缓慢增加, 但动力支撑减弱。

三、关注外部环境对“十三五”经济增长的影响

“十三五”时期外部环境更为错综复杂, 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交织, 蕴含潜在风险, 可能对上海经济增长潜力动力的充分释放产生影响。主要有: 一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根据 IMF 预测, 2016-2019 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达到 3.93%, 为危机以来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 但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复苏, 新兴经济体需要面临传统增长动力衰减、新兴增长动力不足的难题。同时全球还将面临经济、金融、地缘政策等一系列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 这些风险因素将更容易传导至国内。二是全球贸易格局的不确定性。“十三五”时期, 全球贸易投资总体呈平稳增长态势, 但国际贸易的好转并不一定会对我国出口形成支撑。

经济危机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计划, 全球外贸形势的好转在更大程度上源于发达国家出口增长的带动, 对外贸易与其对我国拉动之间的相关性正在逐渐越弱。三是全球金融形势的不确定性。危机过后发达国家金融货币政策又都有趋于正常化的要求, 但退出步骤和时机的选择可能会对全球金融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从中长期看全球金融条件将逐步收紧, 对新兴经济体的不利影响更大, 持续时间也更长, 甚至可能出现金融条件的突然恶化和资本流动的逆转。四是地缘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正在聚集, 局部地区的政治冲突和领土纠纷频发, 这些风险虽然目前尚未达到改变世界经济复苏态势的量级, 但如果持续升温, 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新的动荡甚至危机。

表 3 外部环境影响下的上海经济增长情景

	预计情景	预计增速
优	外贸形势良好, 对上海形成较大拉动; 金融形势稳定; 全球地缘政治局势趋向缓和	7.0-7.2
基准	外贸缓慢增长; 金融条件趋紧, 但无重大不稳定情况	6.8-7.0
差	外贸继续疲软; 金融波动较大; 点状政治动乱扩散	6.5-6.8

四、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上海“十三五”规划可将经济增长的预期/导向目标设定为7%。7%的增速能够实现双倍增的目标要求，同时与稳定就业目标不形成冲突。7%的增速可能超过全国平均增速。据IMF预测，“十三五”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6.7%左右（按倍增要求倒算需达6.5%）。据此测算，上海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将回到2010年的水平。7%的目标要求需要付出一定努力方能实现。除了自身转型是否成功等因素影响外，外部的不确定性也将对上海的经济增长形成风险和制约，上海更应追求和强调的是经济运行质量和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成效。